

俄罗斯鼓励生育政策为何影响有限

[俄] 谢尔盖·弗拉基米洛维奇·扎哈洛夫

(俄罗斯国家研究型高等经济大学 人口学研究所, 俄罗斯 莫斯科 10100)

摘要: 俄罗斯学界和媒体普遍认为, 2006 年以来采取的刺激生育措施促进了出生率的大幅提高。而另一些学者则持相反观点, 认为刺激生育政策实施后生育水平确有提高, 但俄罗斯未来的出生率和人口再生产形势依旧不容乐观。我们通过研究假定一代人和实际一代人生育率指标, 分析近几十年俄罗斯人口年龄、婚姻状态及公民地位对生育模式结构变化的影响, 判定假定一代人和实际一代人中妇女年龄、孩次体现的生育观趋向, 对俄罗斯鼓励生育政策的实施效果作出客观评价, 进而提出保证俄罗斯世代更替和人口再生产的具体措施。

关键词: 俄罗斯; 鼓励生育政策; 孩次; 生育率; 人口政策

中图分类号: C92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7-0246 (2020) 10-0211-25

前 言

俄罗斯社会普遍认为, 鼓励生育措施刺激了俄罗斯出生率的快速增长。2006 年 5 月 10 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发表致联邦会议刺激生育计划咨文, 标志着鼓励生育人口政策正式实施。^① 2007 年俄罗斯大幅增加对哺育 1.5 岁以下婴儿和失业女性的津贴, 普及了降低学龄前机构服务费用的优惠政策, 革新了生育二孩 (三孩及以上, 如果 2007 年以前生育二孩 “母亲基金” 计划。即便在考虑通货膨胀的情况下, 每年的资金投入在俄罗斯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很多专家和政治家认为, 这一措施对于刺激生育具有重大意义。

2016 年 2 月俄罗斯联邦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长 M. 托皮林指出, 2006 年实施人口计划时俄罗斯总和生育率为 1.3, 而 2015 年总和生育率达到 1.8, 超过了大多数欧洲国家, 已经接近保证正常人口再生产的水平。^② 但是, 人口学家是否有足够理由像政治家和官员一样乐观?

作者简介: 谢尔盖·弗拉基米洛维奇·扎哈洛夫, 俄罗斯国家研究型高等经济大学人口学研究所教授, 研究方向: 人口转型理论、人口学、历史人口学。

① Послание Федеральному Собранию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выпуск №4063. 11. 05. 2006, URL: <http://rg.ru/2006/05/11/poslanie-dok.html> (дата обращения 04. 04. 2016) .

②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труда и социальной защиты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URL: <http://www.rosmintrud.ru/social/290> (дата обращения 20. 02. 2016) .

通过分析2004年、2007年、2011年 РИДМИЖ/RusGGS^① 生育意愿及实际情况抽样调查数据,生育率与育龄人口生育意愿统计数据及实际一代人总生育率实际变化(分年龄生育率),我们认为,无论是俄罗斯人的生育意愿,还是实际生育情况在鼓励生育政策的刺激下都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当然,生育率出现了积极变化,但俄罗斯未来人口形势依旧不容乐观。

人口学家分析“微观人口学”和“微观社会学”数据后对俄罗斯生育率作出的预测,与经济学家采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分析微观社会调查数据得出的结论一致。^② 他们认为,“母亲基金”和鼓励生育措施对俄罗斯人的生育行为具有积极影响,但并不显著。

一、人口结构影响下的生育数量变化:人口年龄结构、公民地位和婚姻状况^③

1999年俄罗斯新生儿数达到121.47万的历史最低值(未计算车臣共和国的数据,车臣共和国的人口数据未进行登记^④)。2000—2014年俄罗斯的新生儿数持续增加(除2005年和2013年外)。2014年的新生儿数为188.05万(不包括车臣共和国),比1999年多66.58万,增加了54.8%。

2007年新生儿数增长最多,增长率达到8.7%。2008—2011年增长速度快快速回落,分别增长6.4%、2.8%、1.5%、0.4%。2012年新生儿数比2011年增加10.55万,增长了5.9%,提升幅度较大。2013年新生儿数在长期增长后首次下降,较2012年减少了6300,下降了0.3%。2014年较2013年增长了1.77万(0.9%),接近1990年的水平。

良好的人口结构促进了近20年新生儿数的增长:从2000年代开始主要育龄妇女(20至35岁)总数持续增长,对结婚数和新生儿数都产生了积极影响。当然,近年来育龄妇女结构发生重大变化:25岁以下妇女数量快速减少,新生儿数增长的潜力降低,25岁以上妇女数量持续增长,有利于新生儿数的提高。现在的俄罗斯,大龄育龄妇女对新生儿数增长的贡献度要比25岁以下妇女大,随着初婚的平均年龄升高,近15年来生育的平均年龄也持续提高,2014年生育的平均年龄超过28岁。25岁及以上潜在生育妇女数量的增加和生育密度的增大促进了2000—2014年新生儿数的增长,而25岁以下妇女对这一时期新生儿数的影响是消极的。

现在,对生育率变化影响最大的妇女数量已经停止增长:2012年25—29岁妇女数量达到峰值后开始下降,20—39岁妇女数量也开始下降。2017年25—29岁妇女数量大幅减少,已经低于2000年的水平。2018年30—34岁妇女数量下降,在育龄妇女数量快速下降的情况下,几乎不可能维持现有的新生儿规模。

通常情况下,新生儿数的变化与新婚数量的变化和人口婚姻结构的优化有关。传统上,已婚人士更倾向生育子女。近几十年来,由于非婚同居现象的大量存在以及非婚生新生儿增多,生育率与登记

^① РИДМИЖ/RusGGS是“代际与性别项目”(Generations and Gender Programme)国家研究方案组成部分,隶属于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参见<http://www.unecce.org/ead/pau/ggp/Welcome.html>)。俄罗斯在2004年、2007年、2011年对32个联邦主体包括莫斯科、圣彼得堡城市和农村18岁及以上的男女青年进行了3次调查,每次被调查者达到1.1万以上。俄罗斯的РИДМИЖ/RusGGS由社会政策独立研究所进行,项目负责人为O. B. 西尼亚夫斯基,学术指导为C. B. 扎哈洛夫。户外调查由“Демоскоп”独立研究组进行(领导人П. М. 科塞列夫,М. С. 科索拉波夫),由俄罗斯联邦退休基金会、马克思·普朗克学会(德国)、储蓄银行提供资金支持。其他关于项目的信息参见http://www.socpol.ru/research_projects/proj12.shtml。

^② Chirkova S., *Do pro-natalist Policies Reverse Depopulation in Russia?* University of Santiago working paper, 2013, URL: <http://www.sole-jole.org/14223.pdf> (дата обращения 07.04.2016)。

^③ 如无特殊说明,本文的分析是基于俄罗斯统计局官方数据,但不包括克里米亚。

^④ 1993—2002年间车臣共和国生育数据不完整。现在依然缺少印古什1993—1994年间的生育数据,从1995年起印古什数据才被编入国家数据大全。从2003年起俄罗斯统计局公布的生育数据中才开始包括车臣共和国,但2003年车臣共和国的生育数未按生育年龄排序,也未关注车臣共和国更详细的数据指标(分年龄生育率、总和生育率)。从2004年开始车臣共和国的出生率数据才被全部纳入官方统计数据。当然,数据的完整性和质量依旧存在问题。比如,缺少车臣共和国1993—2003年和印古什1993—1994年相对人口指数数据(分年龄生育率、死亡率、结婚率、离婚率)。

结婚的联系不再紧密。二战后俄罗斯新生儿数的减少和增加，通常伴随着非婚生子女数的减少和增加，有时这些指标的变化是同步的，有时是不同步的。比如 1990 年代下半期非婚生新生儿数快速增加，而新生儿总数下降。近 10 年来，在俄罗斯新生儿总数增加的背景下，非婚生新生儿比例逐渐降低（2005 年为 30%，2014 年为 22.7%），每年非婚生新生儿数较为稳定，保持在 43 万—45 万（图 1），母亲登记的非婚生新生儿比例下降（2007 年为 56.5%，2014 年为 49.7%）。婚生新生儿比例相对上升，父亲登记的儿童比例增加（表 1）。2013—2014 年俄罗斯首次出现了父母共同登记的非婚生新生儿比例超过只有母亲登记的非婚生新生儿比例。2012—2014 年俄罗斯登记的新生儿总数与 1970 年相当（190 万），父母关系发生根本改变（表 1）：非婚生新生儿比例增加 2 倍，在非婚生新生儿中以父亲和父母联合登记者居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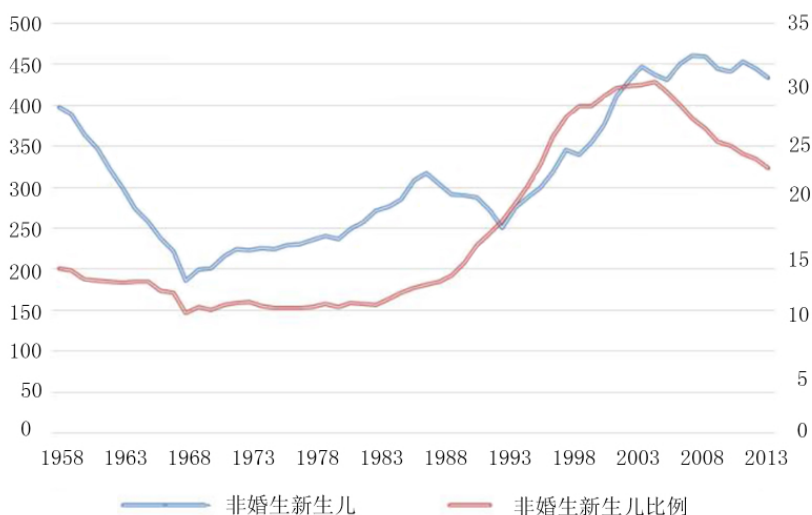


图 1 1958—2014 年俄罗斯非婚生新生儿（左轴，单位千）及其比例（右轴，单位%）

数据来源：Дем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ежегодник России 2015；俄罗斯统计局未公布数据及作者计算（неопубликованные данные Росстата и расчеты автора на их основе）。

正如抽样调查表明，大部分父亲申报的孩子事实上生活在双亲家庭。父母不登记结婚的原因各不相同，父母的正式和实际婚姻状态（姘居）、具体的生活条件、怀孕及生育情况也很复杂。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与亲生父母共同生活的幼童比例并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

表 1 1970、1980、1990、1995、2000、2005—2014 年俄罗斯的婚生、非婚生新生儿数据

年份	总计 (千)	新生儿数		非婚生比例 (%)	非婚生新生儿数 (千)		婚生新生儿中母亲申报比例 (%)
		婚生	非婚生**		父母共同申报	母亲申报	
1970	1903.7	1702.5	201.2	10.6	82.5	118.8	59.0
1980	2202.8	1965.2	237.6	10.8	90.7	146.9	61.8
1990	1988.9	1698.3	290.6	14.6	124.2	166.4	57.2
1995*	1363.8	1075.5	288.3	21.1	124.2	164.1	56.9
2000*	1266.8	912.5	354.3	28.0	167.3	187.0	52.8
2005	1457.4	1020.3	437.1	30.0	200.4	236.6	54.1
2006	1479.6	1048.1	431.5	29.2	189.9	241.6	56.0
2007	1610.1	1159.3	450.8	28.0	195.9	254.9	56.5
2008	1713.6	1253.3	460.4	26.9	202.8	257.6	55.9
2009	1761.7	1302.3	459.3	26.1	200.6	258.8	56.3
2010	1788.9	1344.1	444.9	24.9	199.2	245.7	55.2

2011	1796.6	1355.1	441.5	24.6	205.8	235.7	53.4
2012	1902.1	1448.6	453.5	23.8	215.5	238.0	52.5
2013***	1895.8	1451.0	444.9	23.5	218.	226.1	50.8
2014	1913.5	1479.6	433.9	22.7	218.2	215.7	49.7
2014/2013	1.009	1.020	0.975	—	0.997	0.954	—

数据来源: Дем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ежегодник России 2015; 俄罗斯统计局未公布数据及作者计算 (неопубликованные данные Росстата и расчеты автора на их основе)。

说明: * 不包括车臣共和国的数据, ** 包括不具有法律地位父母的新生儿数 (弃儿), 由卫生部、内务部记录, *** 包括车臣共和国的数据。

俄罗斯婚生或非婚生新生儿结构的变化首先是由登记结婚数特别是初婚数决定的, 从2000年代开始初婚数逐年提高。这一时期婚生和非婚生新生儿数变化明显, 婚生数明显增多。如果1990年代初婚延迟导致了俄罗斯登记结婚数快速下降, 那么从2000年开始登记结婚数开始增长, 个别年份有所波动 (图2), 晚婚趋势明显。更年轻的一代人通常在25岁以后结婚, 比上一代人更晚组建家庭。重要的是, 俄罗斯25—39岁人口的绝对数量处于增长阶段。由于过去15年登记结婚数增长较快 (绝对和相对数量), 人口婚姻结构明显优化, 这对俄罗斯的婚生新生儿和出生率都有积极影响。但是, 人口年龄结构和婚姻结构对新生儿增长的积极作用明显变弱 (登记结婚数开始下降)。



图2 1961—2014年俄罗斯结婚率 (左轴) 和女性初婚率

数据来源: Дем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ежегодник России 2000; 2015; 俄罗斯统计局未公布数据及作者计算 (неопубликованные данные Росстата и расчеты автора на их основе)。

从现有的2011—2014年数据来看 (俄罗斯统计局没有更早年份的详细数据), 父母均为俄罗斯人的家庭对俄罗斯新生儿数的贡献比较稳定, 约为85% (表2), 但并不排除以后会发生变化。需要注意的是, 父母均为外国人的新生儿数持续快速增长 (2012—2014年每年增长20%以上), 母亲为俄罗斯人、父亲为外国人的家庭的生育数也在增长 (2012年增长21%, 2013年增长12%, 2014年增长13%), 父亲为俄罗斯人、母亲为外国人的家庭的生育数同样有所增长 (2012年增长27%, 2013年增长11%, 2014年增长9%) (表3)。新生儿父母中一方或双方为外籍的比例, 农村高于城市: 2014年城市新生儿父母一方或双方为外籍的比例为14.4%, 农村新生儿父母一方或双方为外籍的比例为16.2%。

不同居民身份父母的新生儿数也在变化。2012年所有居民身份父母的新生儿数都在增长, 其中

父母双方均为俄罗斯人的新生儿数增长最多，为 7.96 万，占年增长总数（10.55 万）的 75.5%。而增长最快的是混合型家庭（父母一方为俄罗斯人）和父母双方均为外籍的家庭（表 3），外国人的贡献很大（占 2012 年增长总数的 1/4）。

应注意，2013 年母亲为俄罗斯人、父亲国籍未知的家庭的生育数下降（约减少 9400 人）。父母均为俄罗斯人的家庭的生育数也在下降（约减少 3000 人）。2013 年其他居民身份父母新生儿数各有增减（表 2）。从整体上看，2013 年如果不是父母为外国人的新生儿数增加，那么俄罗斯新生儿数将减少的更多，外国人延缓了俄罗斯新生儿总数减少的趋势。

2014 年外国人对俄罗斯新生儿数的贡献更大，占增长总数的 29%，而且父母一方或双方为外国人的家庭的新生儿数还在增加。另外，父母国籍身份不确定家庭的新生儿数减少。

表 2 2011—2014 年俄罗斯不同居民身份父母的新生儿数

居民身份	2011		2012		2013		2014	
	新生儿数	%	新生儿数	%	新生儿数	%	新生儿数	%
父母均为俄罗斯人	1 531 076	85.22	1 610 632	84.68	1 607 665	84.80	1 628 852	85.08
母亲为俄罗斯人，父亲为外国人	16 929	0.94	20 425	1.07	22 831	1.20	25 823	1.35
母亲为俄罗斯人，父亲无国籍	187	0.01	251	0.01	262	0.01	166	0.01
母亲为俄罗斯人，父亲国籍未知	212 672	11.84	224 547	11.81	215 188	11.35	204 812	10.7
父亲为俄罗斯人，母亲为外国人	15 689	0.87	19 874	1.04	22 036	1.16	24 080	1.26
父亲为俄罗斯人，母亲无国籍	138	0.01	279	0.01	196	0.01	126	0.01
父亲为俄罗斯人，母亲国籍未知	746	0.04	1770	0.09	1185	0.06	1084	0.06
父母双方均为外国人	9784	0.54	12 609	0.66	15 438	0.81	18 647	0.97
其他	9408	0.52	11 697	0.61	11 021	0.58	1084	0.56
总数	1 796 629	100.0	1 902 084	100.0	1 895 822	100.0	1 913 472	100.00

数据来源：俄罗斯统计局未公布数据及作者计算（неопубликованные данные Росстата и расчеты автора на их основе）。

显然，移民家庭的新生儿数并不稳定。2012 年母亲为俄罗斯人、父亲国籍未知的新生儿数较 2011 年增加了约 1.2 万，2013 年较 2012 年减少了 9000 多，2014 年较 2013 年减少了 1 万多（表 3）。

只登记母亲国籍的新生儿通常是非婚生，孩子生父是否为俄罗斯人我们不得而知。可以肯定的是，移民对于俄罗斯生育水平的提高和非婚生新生儿数量的影响很大。但是，多变的移民归化立法使移民及其子女登记制度不断发生变化。因此，要谨慎对待官方统计数据的变化。

表 3 2011—2012、2012—2013、2013—2014 年俄罗斯不同居民身份父母的新生儿增长绝对数和相对数

居民身份	2011—2012 增加数		2012—2013 增加数		2013—2014 增加数	
	绝对数	相对数	绝对数	相对数	绝对数	相对数
		2012/2011		2013/2012		2014/2013
父母均为俄罗斯人	79 556	1.052	-2967	0.998	20 387	1.013
母亲为俄罗斯人，父亲为外国人	3496	1.207	2406	1.118	2992	1.131
母亲为俄罗斯人，父亲无国籍	64	1.342	11	1.044	-96	0.634
母亲为俄罗斯人，父亲国籍未知	11 875	1.056	-9359	0.958	-10376	0.952
父亲为俄罗斯人，母亲为外国人	4185	1.267	2162	1.109	2044	1.093
父亲为俄罗斯人，母亲无国籍	141	2.022	-83	0.703	-70	0.643
父亲为俄罗斯人，母亲国籍未知	1024	2.373	-585	0.669	-101	0.915
父母双方均为外国人	2825	1.289	2829	1.224	3209	1.208
其他	2289	1.243	-676	0.942	-339	0.969
总计	105 455	1.059	-6262	0.997	17 650	1.009

数据来源：俄罗斯统计局未公布数据及作者计算（неопубликованные данные Росстата и расчеты автора на их основе）。

总和生育率（假定一代人每名妇女的生育总数）表明，1999—2004 年（除 2005 年外）俄罗斯无

论是城市地区还是农村地区，生育密度都在提高。2006年以前，城市地区的总和生育率低于农村地区（表4）。2007年农村地区总和生育率增长率（每名妇女增加了0.2个新生儿）首次超过城市总和生育率增长率2倍（每名妇女增加了0.08个新生儿）。2008—2009年城市地区和农村地区的总和生育率增长速度均下降，农村下降更快。2010—2014年城市总和生育率增长不明显（与2010年相比，2011年城市生育率未增长），而农村则相反，增长十分迅速（表4）。总体上看，从1999年（总和生育率的最低值）到2014年城市地区每名妇女总和生育率增加了0.55，农村地区增加了0.81。

如果1990年代初农村地区假定一代人每名妇女的生育总数比城市地区多0.9，那么2005年农村和城市的差距则缩小到了0.37，也就是减少了1/2。2006—2014年城市和农村总和生育率的差距扩大，农村地区增长速度更快，2014年差距达到每名妇女0.75，和1960年代中期到1990年代上半期的情形相似，当时城市和农村地区的指标差距在0.8—0.9之间波动（笔者在剔除城市、农村人口混合登记数据不准确性情况下对城市和农村人口总和生育率的计算）^①。

表4 1980、1985、1990、1995—2014年俄罗斯假定一代人每名妇女生育总数

年份	全国人口	城市人口	农村人口
1980	1.89	1.70	2.51
1985	2.05	1.86	2.67
1990	1.89	1.70	2.60
1995	1.34	1.19	1.81
1996	1.27	1.14	1.70
1997	1.22	1.10	1.62
1998	1.23	1.11	1.64
1999	1.16	1.04	1.53
2000	1.19	1.09	1.55
2001	1.22	1.12	1.56
2002	1.28	1.19	1.63
2003	1.32	1.22	1.66
2004	1.34	1.25	1.65
2005	1.29	1.21	1.58
2006	1.30	1.21	1.60
2007	1.42	1.29	1.80
2008	1.50	1.37	1.91
2009	1.54	1.41	1.94
2010	1.57	1.44	1.98
2011	1.58	1.44	2.06
2012	1.69	1.54	2.21
2013	1.71	1.55	2.27
2014	1.75	1.59	2.34

数据来源：作者基于俄罗斯统计局未公布数据的计算（Расчеты автора с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м неопубликованных исходных данных Росстата）。

二、俄罗斯晚育进程减缓

不同年龄组的生育密度经常变化，所以新生儿数的增加或减少不总是与女性数量的增多或减少成正比。近20年来，俄罗斯人口逐渐倾向晚育，1960—1970年代西北欧国家也曾出现类似情形，相比而言俄罗斯和中东欧国家这一进程要晚20多年。^②在漫长的俄罗斯历史中生育数最多的是20—24岁

^① Захаров С. В. , Е. И. Иванова (1996) . Региональная дифференциация рождаемости в России: 1959 – 1994 // Проблемы прогнозирования. 4: 109–130.

^② Bosveld W. , *The Ageing of Fertility in Europe: A Comparative Demographic-analytic Study* , Amsterdam: Thesis Publishers , 1996.

年龄组。但是在 1990 年代，当这一年龄组的妇女人数增加时，她们的生育数却快速下降。这一时期 20 岁以下妇女的生育数下降更加明显（表 5）。后来 25 岁以下妇女生育数下降趋势得到遏制，30—34 岁妇女生育数稳步增长，2000 年以后，25—29 岁妇女生育数开始增长。2008 年 25—29 岁妇女的生育数首次超过 20—24 岁妇女的生育数，并且二者的差距越来越大。2010 年 30—34 岁年龄组妇女的生育数比 1990 年代末增加 1 倍多，超过了 1980 年代的峰值。35 岁以上妇女的生育数增长速度最快，2000—2014 年增加了 3.5 倍（表 5）。

表 5 1980、1985、1990、1995、1999—2014 年俄罗斯分年龄生育率（每年龄组 1000 名妇女）

年份	年龄组						
	15—19*	20—24	25—29	30—34	35—39	40—44	45—49**
1980	43.8	157.8	100.8	52.1	17.4	4.9	0.4
1985	47.2	165.0	112.9	59.7	23.3	3.6	0.3
1990	55.0	156.5	93.1	48.2	19.4	4.2	0.2
1995	44.8	112.7	66.5	29.5	10.6	2.2	0.1
1999	28.9	91.8	63.7	32.2	11.1	2.2	0.1
2000	27.4	93.6	67.3	35.2	11.8	2.4	0.1
2001	27.3	93.1	70.2	38.0	12.9	2.4	0.1
2002	27.3	95.3	74.8	41.6	14.6	2.6	0.1
2003	27.6	95.3	78.3	44.1	16.0	2.7	0.1
2004	28.2	94.2	80.1	45.8	17.6	2.9	0.1
2005	27.4	88.4	77.8	45.3	17.8	3.0	0.2
2006	28.2	87.8	78.4	46.6	18.6	3.1	0.2
2007	28.3	89.5	86.9	54.1	22.7	3.9	0.2
2008	29.3	91.2	92.4	60.0	25.8	4.6	0.2
2009	28.7	90.5	95.9	63.6	27.6	5.2	0.2
2010	27.0	87.5	99.2	67.3	30.0	5.9	0.3
2011	27.4	88.0	99.5	67.8	31.1	6.2	0.3
2012	27.4	91.2	106.6	74.3	34.9	7.0	0.3
2013	26.7	89.9	107.5	76.2	36.8	7.4	0.4
2014	26.1	89.6	110.1	79.9	39.0	8.1	0.4
2014/1999	0.905	0.976	1.728	2.480	3.507	3.609	3.606
2014/2013	0.980	0.997	1.024	1.049	1.060	1.082	1.211

数据来源：作者基于俄罗斯国家统计局未公布数据的计算（расчеты автора на основе неопубликованных данных Росстата）。

说明：* 包括 15 岁以下生育的妇女，** 包括 49 岁以上生育的妇女。

分年龄生育率的持续变化表明，在 1990 年代俄罗斯社会困难时期，人们普遍推迟生育计划，2000 年代这些人口的补偿性生育增多。^① 历史学家认为，1960 年代下半期以后出生的俄罗斯人自愿地晚婚，所以晚婚成为当今俄罗斯主要的婚姻模式。妇女在 25 岁以后开始生儿育女成为一种社会共识。1960、1970、1980 年代出生妇女的生育数表明，大龄妇女和假定一代人的生育数都在增长。

如果我们观察同龄妇女生育数变化的详细情形会发现，2006—2007 年及以后国家采取的鼓励生育政策对 24 岁以下妇女的生育数没有任何影响：最年轻女性的生育数继续下降，22—23 岁妇女则保

^① Фрейка Т., С. В. Захаров (2014). Эволюция рождаемости за последние полвека в России // Демографическое обозрение. 1 (1): 106–143.

持不变。^① 如果不是2005—2006年新生儿数增幅太小,而2006—2007年新生儿数又大幅增长,那么人们也不会认为2007年开始实施的新人口政策加快了25岁以上妇女生育数的增长。事实上,24岁以上妇女生育数的增长始于2000年,30岁妇女生育数的增长更早,大约在1990年中期(图3)。

俄罗斯生育年龄模式的变化明显受社会经济影响,在新形势下鼓励生育政策只是次要因素,只是保持和加快这一进程的外部因素,与所有发达国家一样,生育年龄模式向着生育年龄越来越晚发展。

生育年龄模式的变化伴随着婚姻制度的转变:与20年前相比,年轻人结婚更晚,生育也就更晚。各个国家的情况相似,这表明在家庭经济条件、社会健康、受教育时间长、劳动环境等条件变化的情况下,人们转变了生育观,开始选择新的生活方式。对于现代女性来说,结婚和生育子女并不是成人生活的全部,^② 家庭和子女仅仅是其人生价值的一部分,只不过是一个生活片段而已。^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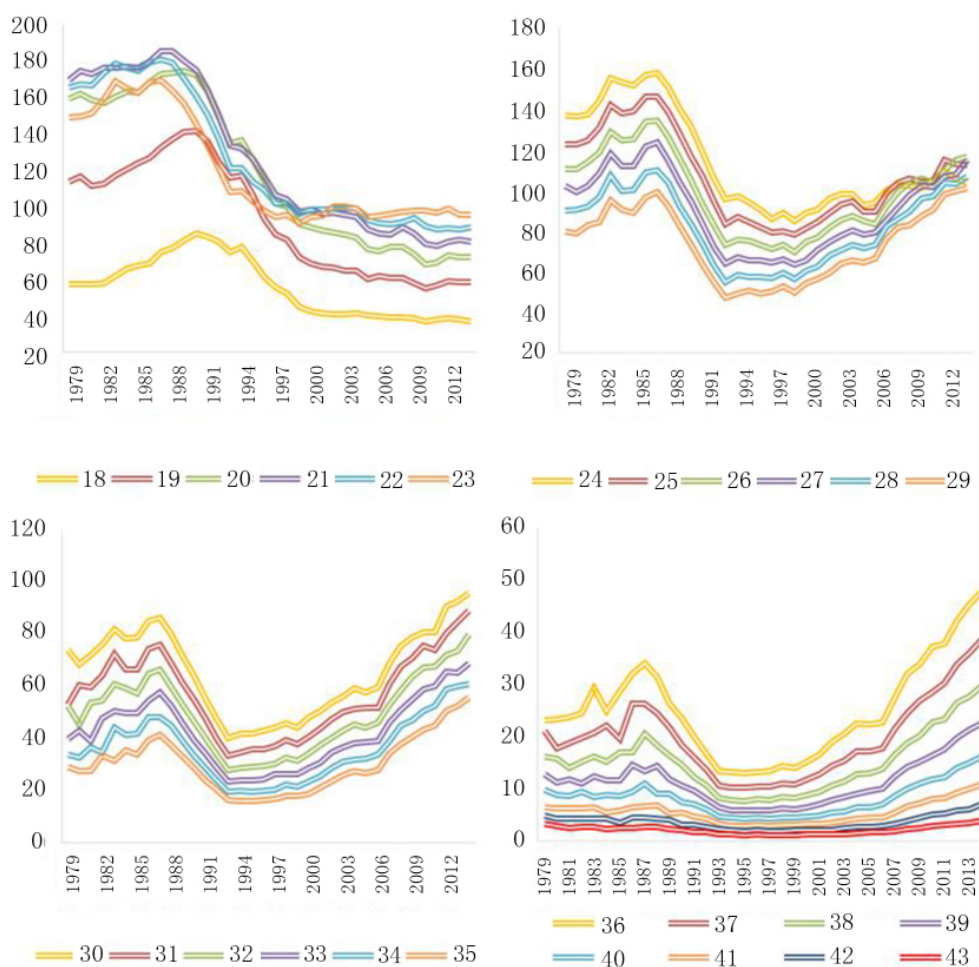


图3 1979—2014年俄罗斯分年龄生育率(每组1000名妇女)

数据来源:作者基于俄罗斯国家统计局未公布数据的计算(расчеты автора на основе неопубликованных данных)

① 当然,鼓励生育政策的支持者认为,政策效果显著,他们认为:政策“克服或者延缓了出生率的进一步下降,如果没有鼓励生育政策情况更糟”。事实上,这种论调无从验证。

② Захаров С. В. (2010). Ценностно-нормативные расписания человеческой жизни: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я жителей разных стран о том, когда девушка становится взрослой//Мониторинг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мнени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и социальные перемены. 4: 166-193.

③ Митрофанова Е. С. (2015). Возрастные особенности наступления стартовых демографических событий российских поколений//Народонаселение. 2: 87-100.

Росстата)。

起初拒绝生育更多的孩子导致生育年轻化,后来少子现象越来越普遍,人们开始意识到25岁之前没有必要生养一个、两个或者三个孩子,在完成教育或者找到第一份工作后生育成为普遍现象。近几十年来俄罗斯人的学历水平不断提高,1950—1960年代高学历妇女的生育数占总生育数的20%,1970年代接近40%,1980年代以后则超过50%。^①

在生育年轻化的第一阶段,俄罗斯和其他所有国家的情形类似。1980年代初,俄罗斯紧随其他发达国家出现了晚育的特征。但是那个年代的家庭政策鼓励更早生育和缩小生育间隔。1990年代中期平均生育年龄恢复增长,当时生育年龄最低的是保加利亚、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如今这些国家包括白俄罗斯依然在生育年龄转型过程中滞后于俄罗斯,而所有这些国家和俄罗斯又滞后于已经开始晚育进程的波罗的海国家、中东欧国家。^②可见,前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经济改革在加速年轻人生活方式转变过程中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

平均生育年龄和孩次能够使我们变化趋势有基本的认识(表6)。2014年平均生育年龄为28.12岁,其中包括一孩25.3岁,二孩29.53岁,三孩32.21岁,这些指标均高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至1990年代的同类指标。与1990年代上半期相比,2014年平均生育年龄增加了3岁,一孩生育年龄增加了2.6岁。

必须注意的是,近几年平均生育年龄提高的趋势放缓,2014年出现了生育二孩及以上年龄下降的初步特征。生育一孩的年龄继续提高,但近期增长速度较慢。但是,现在就认为俄罗斯生育年龄向年轻化方向转型发展,还为时尚早。这一事实表明,家庭确定最终生育子女数的时间加快,生育间隔,特别是一孩和二孩的间隔缩短。可以认为,国家“母亲基金”计划和多子女家庭高津贴加快了生育的节奏。这种情形完全合乎逻辑,尽管没直接证据。2015年末政府宣布延迟“母亲基金”计划,^③按照相同逻辑,其对家庭子女数多少影响不大。

表6 1980、1985、1990、1995、2000—2014年俄罗斯各孩次平均生育年龄

年份	所有孩次	孩次				
		一孩	二孩	三孩	四孩	五孩及以上
1980	25.67	22.99	27.33	30.07	31.81	35.49
1985	25.78	22.92	27.13	30.03	31.56	34.71
1990	25.24	22.65	26.86	29.95	31.64	34.38
1995	24.79	22.67	26.91	29.85	31.55	34.29
2000	25.76	23.54	27.88	30.88	32.49	34.57
2001	25.93	23.66	28.21	31.13	32.60	34.53
2002	26.12	23.75	28.41	31.26	32.75	34.74
2003	26.27	23.85	28.61	31.41	32.77	34.78
2004	26.39	23.96	28.77	31.51	32.99	34.85
2005	26.53	24.10	28.92	31.60	33.01	34.97
2006	26.61	24.20	29.04	31.69	33.11	34.99
2007	26.96	24.33	29.14	31.76	33.18	35.01

① 根据俄罗斯国家研究型高等经济大学劳动研究中心研究员的估算,2000年代中期完成中等教育并获得毕业证书的比例为60%。

② S. Basten, T. Frejka, co-ordinating authors, “The Project Prospects for a Fertility Increase in the Formerly Socialist Countries of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CEEfamily),” *Department of Social policy and intervention, University of Oxford (UK), Barnet papers in social research, working paper*, 15-01. Oxford, 2015 (February).

③ 2015年12月30日普京总统签署了延期母亲计划2年的法律(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от 30.12.2015 № 433-ФЗ “О внесении изменения в статью 13 Федерального закона О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ых мерах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поддержки семей, имеющих детей”, URL: <http://publication.pravo.gov.ru/Document/View/0001201512300055>. Дата обращения 04.04.2016.

2008	27.18	24.44	29.30	31.94	33.34	35.16
2009	27.18	24.67	29.44	32.04	33.34	35.07
2010	27.65	24.90	29.55	32.19	33.41	35.09
2011	27.69	24.91	29.49	32.16	33.42	35.06
2012	27.85	25.01	29.52	32.21	33.38	34.99
2013	27.98	25.19	29.54	32.22	33.38	34.93
2014	28.12	25.30	29.53	32.21	33.33	34.86

数据来源: 作者基于俄罗斯统计局对同龄人群生育率未公布数据的计算 (Расчеты автора на основе неопубликованных данных Росстата с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м в качестве весов коэффициентов рождаемости для однолетних возрастных групп)。

在晚育逐渐增多的背景下生育二孩年龄继续提高。如果说几十年前俄罗斯25岁以下妇女生育数占生育总数的1/2以上,那么如今大龄妇女对社会贡献度最大:25岁以上妇女生育数占总生育数的2/3以上,其中30岁以上占1/3(表7)。

表7 1980、1985、1990、1995、2000—2014年俄罗斯不同生育年龄组的贡献度(%)

年份	生育年龄					总计
	20岁以下	20—24岁	25—29岁	30—34岁	35岁及以上	
1980	11.6	41.9	26.7	13.8	6.0	100.0
1985	11.5	40.0	27.4	14.5	6.6	100.0
1990	14.6	41.6	24.7	12.8	6.3	100.0
1995	16.8	42.3	24.9	11.1	4.9	100.0
2000	11.5	39.3	28.3	14.8	6.1	100.0
2001	11.2	38.2	28.7	15.6	6.3	100.0
2002	10.7	37.2	29.2	16.2	6.7	100.0
2003	10.5	36.0	29.7	16.7	7.1	100.0
2004	10.5	35.0	29.8	17.0	7.7	100.0
2005	10.5	34.0	30.0	17.4	8.1	100.0
2006	10.7	33.4	29.8	17.7	8.4	100.0
2007	9.9	31.3	30.4	19.0	9.4	100.0
2008	9.7	30.0	30.4	19.8	10.1	100.0
2009	9.2	29.0	30.8	20.4	10.6	100.0
2010	8.5	27.6	31.3	21.2	11.4	100.0
2011	8.6	27.5	31.1	21.2	11.7	100.0
2012	8.0	26.7	31.2	21.7	12.4	100.0
2013	7.7	26.1	31.2	22.1	12.9	100.0
2014	7.4	25.4	31.2	22.6	13.4	100.0

数据来源: 作者基于表4数据的计算 (Расчеты автора на основе данных, приведенных в таблице 4)。

平均生育年龄的对比表明,近20年来城市人口生育年龄的变化比农村人口更快。而且农村地区平均生育年龄增长时间不长(图4)。正是农村人口延缓了俄罗斯生育年龄转变的进程。2014年农村地区平均生育年龄为26.9岁,只比30—40年前提高了1岁,而城市地区平均生育年龄在2014年则达到28.7岁,比苏联时期提高了3岁。

由于农村人口生育年龄增长的速度慢于城市人口,农村、城市人口在这一指标上的差距越来越大。如果说在苏联末期和1980—1990年代城市和农村平均生育年龄的差距并不明显(城市比农村大0.3),那么在2014年这一差距则增加到1.8岁。是否可以认为,目前俄罗斯实际上存在两种不同的生育年龄模式:现代化、后工业化的城市生育模式(相对来说,生育时间更晚、孩子更少、家庭计划性更强);依然保持传统特点的农村生育模式(相对来说,生育时间更早、孩子更多、家庭计划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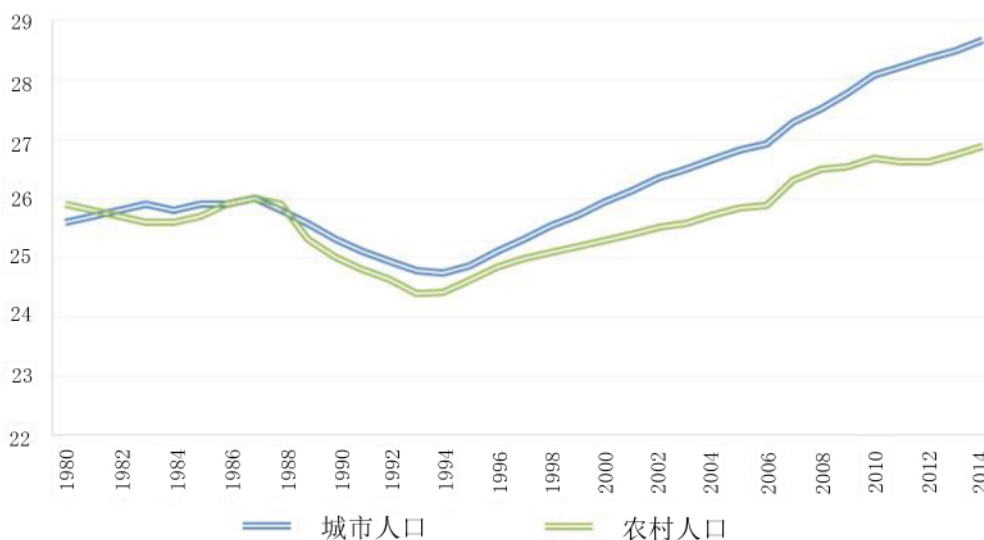


图4 1980—2014年俄罗斯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平均生育年龄

更差)。同时需要注意的是，现在俄罗斯各地区农村人口生育水平极不平衡，民族文化差异、人口流动和社会现代化对其都有重要影响。况且，近10年俄罗斯各联邦主体农村人口差异越来越大。^①在农村、城市及农村间差距扩大阶段之后，二者生育水平可能很快趋同。经验表明，在社会人口行为模式快速转变阶段，国家刺激政策会加大地区之间的不平衡。随着这种生育观被赋予合法性并被大众接受，社会和地区间逐渐缩小差异将成为主要趋势。

三、一孩的持续减少和多子化现象的流行

俄罗斯低水平的出生率和大量的独生子女家庭及新生儿中高比例的一孩率有关。出生顺序的分布是深入研究生育率 and 对其进行评价的最重要数据。遗憾的是，1999—2011年，研究者未能充分利用这一指标研究俄罗斯出生率的特点。1997年通过的公民身份法（1997年11月15日联邦法，№143-Φ3）没有关于记录出生顺序的规定，而不登记出生顺序数据既不符合国际惯例，也不符合本国历史。

况且很多地区统计机构随意收集相关数据并将其提交至俄罗斯统计局。这种做法显然违法，而国家机关和专家视而不见，认为这是无稽之谈。持续记录孩次分布的地区每年都在变化，基本覆盖了俄罗斯所有的地理空间及国家70%的新生儿，这使C. B. 扎哈洛夫、E. M. 安德烈耶夫以及同样使用国家知名数据库人类生育数据库（Human Fertility Database）的研究者能够根据不完整的数据推算整个俄罗斯的数据。详见表8、9。

表8 1980、1985、1990、1995、2000—2014年俄罗斯每名妇女各孩次生育情况

年份	孩次					生育总数（孩子数）
	一孩	二孩	三孩	四孩	五孩及以上	
1980	0.967	0.643	0.147	0.048	0.061	1.866
1985	0.964	0.758	0.214	0.060	0.055	2.051
1990	0.995	0.624	0.178	0.052	0.045	1.893

^① Население России 2012. Двадцатый ежегодный дем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доклад (2014) / Отв. ред. А. Г. Вишневский. М.: Изд. дом Высшей школы экономики. 100–102; 158–173; Население России 2013. Двадцатый ежегодный дем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доклад (2015) / Отв. ред. С. В. Захаров. М.: Изд. дом Высшей школы экономики 90–91.

1995	0.802	0.387	0.098	0.029	0.021	1.337
2000	0.702	0.358	0.092	0.026	0.018	1.195
2001	0.720	0.368	0.090	0.027	0.018	1.223
2002	0.742	0.394	0.099	0.028	0.019	1.281
2003	0.758	0.412	0.103	0.028	0.018	1.319
2004	0.772	0.420	0.105	0.029	0.018	1.344
2005	0.743	0.406	0.100	0.028	0.017	1.294
2006	0.753	0.409	0.100	0.027	0.016	1.305
2007	0.761	0.475	0.125	0.033	0.020	1.416
2008	0.787	0.515	0.143	0.037	0.020	1.502
2009	0.801	0.535	0.147	0.038	0.021	1.542
2010	0.786	0.564	0.156	0.040	0.021	1.567
2011	0.781	0.574	0.164	0.041	0.022	1.583
2012	0.809	0.620	0.189	0.047	0.026	1.691
2013	0.811	0.625	0.198	0.049	0.025	1.708
2014	0.799	0.658	0.212	0.053	0.027	1.750

数据来源: 作者基于 1995, 2000—2003 年同龄人群生育率数据的计算, 不包括车臣 (Расчеты автора с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м коэффициентов рождаемости для однолетних возрастных групп. При расчете показателей для 1995, 2000—2003 гг. была исключена Чечня)。

表 9 1980、1985、1990、1995、2000—2014 年俄罗斯各孩次贡献比 (%) 及平均孩次

年份	孩次					总计	平均孩次
	一孩	二孩	三孩	四孩	五孩及以上		
1980	51.8	34.5	7.9	2.5	3.3	100.0	1.74
1985	47.1	36.9	10.4	2.9	2.7	100.0	1.80
1990	52.5	33.0	9.4	2.7	2.4	100.0	1.72
1995	60.0	28.9	7.3	2.2	1.6	100.0	1.58
2000	58.7	29.9	7.7	2.2	1.5	100.0	1.59
2001	58.9	30.1	7.4	2.2	1.4	100.0	1.59
2002	57.9	30.8	7.7	2.2	1.4	100.0	1.60
2003	57.5	31.2	7.8	2.1	1.5	100.0	1.60
2004	57.5	31.3	7.8	2.1	1.3	100.0	1.60
2005	57.4	31.4	7.8	2.1	1.3	100.0	1.60
2006	57.7	31.3	7.7	2.0	1.2	100.0	1.59
2007	53.8	33.6	8.9	2.4	1.4	100.0	1.65
2008	52.4	34.3	9.5	2.5	1.4	100.0	1.68
2009	52.0	34.7	9.5	2.5	1.4	100.0	1.68
2010	50.1	36.0	10.0	2.5	1.4	100.0	1.70
2011	49.4	36.2	10.4	2.6	1.4	100.0	1.72
2012	47.9	36.7	11.1	2.8	1.5	100.0	1.75
2013	47.5	36.6	11.6	2.8	1.5	100.0	1.76
2014	45.7	37.6	12.1	3.0	1.6	100.0	1.79

数据来源: 作者基于表 8 数据的计算 (Расчеты автора на основе данных, приведенных в таблице 8)。

2001—2005 年, 也就是鼓励生育政策开始实施前, 二孩和三孩的贡献比逐渐增大, 一孩和四孩以上贡献比逐渐减小。

2007—2014 年孩次结构变化更为剧烈, 与 2006 年相比一孩率变化并不明显, 而二孩及以上则急剧增长 (表 8), 四孩及五孩也小幅增长。由于二孩率迅速提高, 孩次结构实际上与 1980 年代中期相

当 (表 9)。

一孩率下降的同时,四孩及以上多孩率比较稳定,1993—2006 年平均孩次在 1.6 波动 (表 9)。2007—2014 年孩次结构继续变化,平均孩次增加至 1.79,这表明近些年推行的鼓励生育政策取得了成功。事实上,平均孩次作为生育水平的统计指标能够很好地预测整体生育水平。图 5 对比了实际一代人生育指标总和生育率和假定一代人平均孩次的关系。

对于实际一代人来说,平均孩次和总和生育率之间并无差别,实质上都是一个指标,即一名妇女终身生育子女的平均数量。对于假定一代人来说,在生育年龄结构稳定及未育女性比例稳定的情况下,这些指标的差异非常小,比如 1980 年和 1990 年每名妇女的生育数差异小于 0.2。

但是,在大多数妇女生育时间急剧变化或者实际一代人生育数急剧变化的情况下,假定一代人和实际一代人生育水平之间的差异不可避免,并且要比建立家庭速度更快。需要指出,总和生育率和平均孩次是假定一代人指标,后来这些指标用来描述预期代际整体生育水平。在总和生育率增长速度加快的情况下(父母在更年轻时生育子女,生育间隔更短),我们认为,实际生育水平提高,平均孩次是实际一代人预期生育率的最保守指标。比如,1981 年开始实施鼓励生育家庭政策,这使生育意愿不强的 1960 年代出生的妇女在 1980 年代中期大量生育子女,而且提前几年生育二孩(生育年龄降低,生育间隔缩短)。总和生育率从 1980 年的 1.89 增加到 1987 年的 2.23,每名妇女增加了 0.3 个孩子。实际上这些政策的人口效果并不显著,与其说家庭政策改变了终身生育孩子数量的计划,不如说改变了生育孩子的“时间安排”。平均孩次指标证明了这一点(1980 年为 1.74,1987 年为 1.83,仅增加 0.09 个孩子),家庭政策对总和生育率的影响类似。^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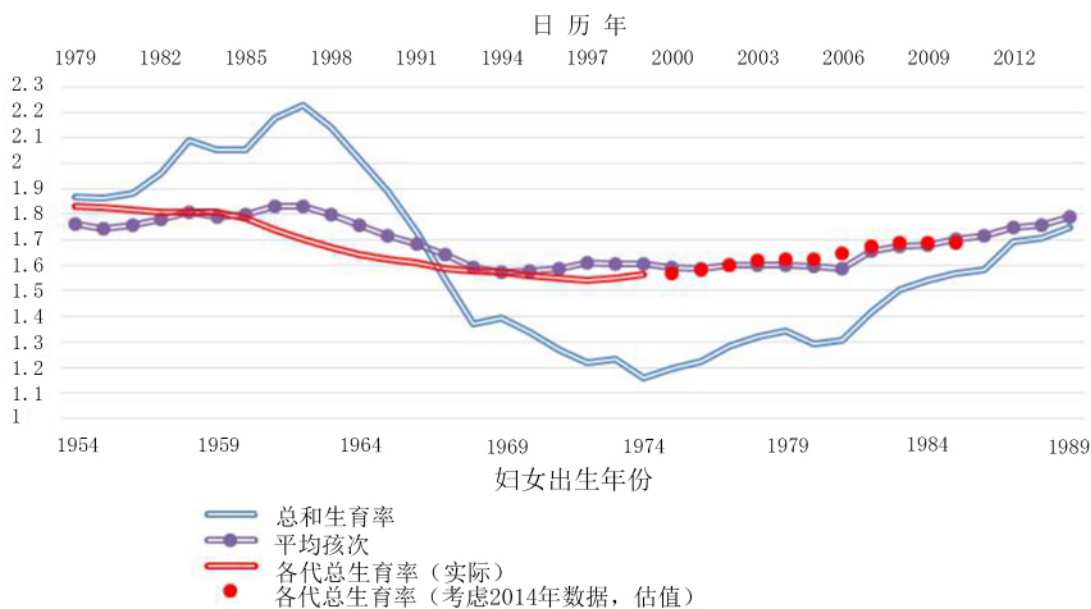


图 5 俄罗斯每名妇女假定一代人和实际一代人总生育率

数据来源: 作者基于俄罗斯统计局同龄人群未公布数据的计算 (Расчеты автора на основе неопубликованных данных Росстата для однолетних возрастных групп)。

1990 年代出现了另一种情形,平均孩次大幅超过总和生育率,这表明组建家庭速度明显放缓,1970 和 1980 年代出生的妇女比以前的妇女更晚生育。日历年的总和生育率(假定一代人)低于各代

^① Захаров С. В. (2006). Дем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анализ эффекта мер семейной политики в России в 1980 - х гг. //SPE-RO. Социальная политика: экспертиза, рекомендации, обзоры. 5: 33-69.

预期总生育率，生育年龄模式向晚育方向发展。

从2000年开始总和生育率增长并与平均孩次接近，表明近几十年总和生育率趋向稳定。这是否意味着俄罗斯已经开启代际总和生育率很少变化的新生育模式？

根据对近10年平均孩次的评估，可以认为，如果未生育妇女比例不再进一步提高（也就是未生育过活婴）并且子女数结构不再变化，那么1980年代下半期出生妇女的整体生育水平接近每名妇女1.7个孩子。如果2006年之后出现的平均孩次增长势头继续保持，那么可以认为上述妇女的指标更高（需要指出，2014年平均孩次接近1.8，参见表9）。但是，一孩持续下降的趋势与这种乐观形势背道而驰。

人口学的孩次递进比（PPR）（家庭发展能力）指标对各年龄某个孩次的水平进行了最正确的分析，它是指生育了*i*孩次（*i*可以是0、1、2、3……的任何整数）的同批妇女中，至少生育了*i*+1孩次以上妇女所占的比重（比如，一孩递进比是指生育一孩的妇女占没有生育经历妇女的比例；二孩递进比是指生育过二孩的妇女占生过一孩妇女的比例；三孩递进比是指生育过三孩的妇女占生过二孩妇女的比例）。这一指标需要建立类似于生命表的孩次生育表模型，呈现妇女实际生育子女数与年龄的对应关系。为了对孩次递进比进行年度评估，需要使用某一段时间妇女在生育子女数上的分布情况，这就需要俄罗斯统计局提供的统计报告以及死亡率和移民的变动数据。

需要指出的是，近35年家庭发展能力的评估中，1999—2011年计算使用的数据并不完整，如图6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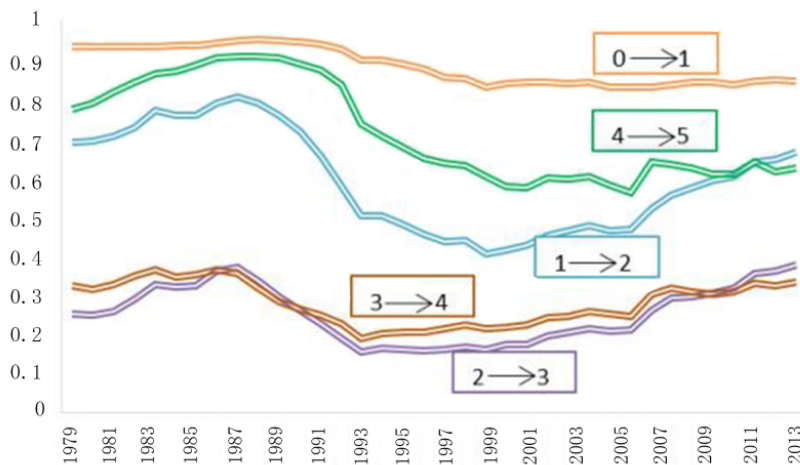


图6 1979—2014年俄罗斯50岁以下妇女孩次递进比

数据来源：作者基于俄罗斯统计局未公布数据的计算（Расчеты автора на основе неопубликованных данных Росстата）。

1980年代上半期所有孩次递进比提高，这是对家庭鼓励政策的积极反馈（包括鼓励生育，提供住房优惠等），但后来情形出现了逆转。1980年代下半期第二孩次及以上孩次递进比快速下降。1990年代中期情况才开始好转。从1994年开始第三孩次及第四孩次递进比开始缓慢增长，从2000年开始第二孩次递进比开始缓慢增长。第一孩次和第五孩次的的数据维持在1999年的水平。

在2007年新人口政策的影响下，除一孩外所有孩次递进比都有了质的飞跃。2008年第二孩次、第三孩次、第四孩次递进比持续提高，第五孩次及以上递进比停止增长。2009年第二孩次递进比继续提高，但增势放缓，第三孩次递进比停止增长，第四孩次及以上递进比开始回落。2010年只有第二孩次递进比增长，第三孩次递进比缓慢增长。2011年第二孩次递进比增长趋势放缓，其他孩次递进比几乎没有增长。2012年所有孩次递进比恢复增长，并且第二孩次、第三孩次、第四孩次递进比增长速度再现了

2007年的增长势头。2013年第二孩次、第三孩次递进比缓慢增长。第一孩次递进比增长速度更加缓慢，第四孩次及第五孩次递进比下降。我们发现，2014年第二孩次、第三孩次递进比增长缓慢（分别为2和1.5个百分点），第四孩次及以上递进比增长更加缓慢（不到1个百分点）。

第一孩次递进比在长达15年的时间内一直在0.82—0.85之间波动，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因此，1990年代末假定代际总生育率的增长无论如何都和家庭一孩的增多无关。

第一孩次递进比的情况引人警觉，一孩数量不增加，那么二孩及以上的增长就会受到影响。如果一孩生育密度依旧维持在1999—2014年水平，那么终身未生育妇女的数量（50岁以下没有生育一个活婴的妇女）约为16%（在15%—18%之间波动）。如果这种情形持续下去，那么要达到每名妇女2.1个孩子的平均生育水平（保证简单世代更替的临界值），则某一时期妇女的平均生育水平必须达到2.5（已婚妇女要更高）。在这种情况下，每2个有子女的家庭必须拥有3个以上的孩子。考虑到现在的实际情况，很难想象这种情形：根据2014年生育表，我们认为，某一时期50岁以下妇女平均生育2个孩子，其中生育1个孩子的妇女占34%，生育2个孩子的妇女占41%，生育3个及以上孩子的妇女占25%。同时，如果未生育的妇女比例降到6%—7%（1970—1980年代的水平），那么要达到预期的每名妇女总和生育率2.1的水平，则每名妇女就必须生育2.2个孩子。2个孩子的家庭的占比就必须远远高于3个孩子及以上的家庭。从理论和实践来看，俄罗斯未来的形势要好得多，大量社会调查问卷数据显示，2个孩子家庭依旧占据大多数。

图7列举了50岁以下妇女在生育孩子数量上的分布情况。2014年的各孩次数据中，终身生育1个孩子的妇女占有所有妇女（生育和未生育妇女）的28%，2006年该数据为44%，1999—2000年为49%（历史最高值）。生育2个孩子妇女的比例为35%（2006年为31%，1999—2000年为28%）。生育3个及以上孩子妇女的比例为21%（2006年为8%，1999—2000年为6%）。自1990年代末开始，多子女家庭（主要是3个孩子家庭）比例增长了三次。但是，鼓励生育政策对这种增长的贡献度并不明显（至少在实行人口政策之前就有上升的趋势），俄罗斯生育水平结构变化是否具有长期特点，目前尚不能准确回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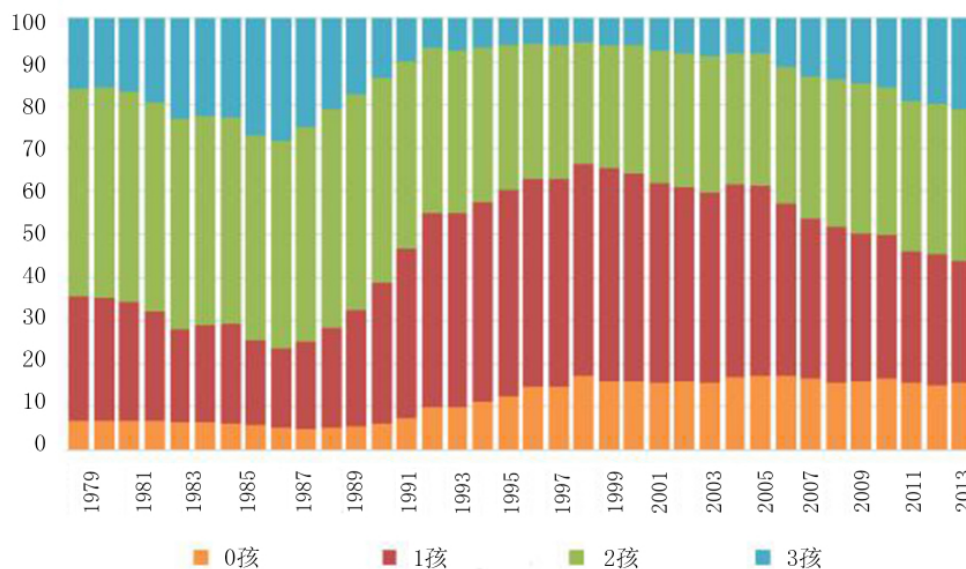


图7 1979—2014年俄罗斯50岁以下妇女生育子女数分布 %

数据来源：作者基于俄罗斯统计局未公布数据的计算（Расчеты автора на основе неопубликованных данных Росстата）。

分析终身未育妇女及生育数结构的变化，多孩率在近10年的增长令人印象深刻（图8）。首先，

生育3个及以上孩子的妇女数量在1980年代积极实施人口政策时期有所增长,在1987年达到峰值(高于现在)。其次,1980—1990年代多孩率波动后出现“补偿性增长”(如图8所示),但这与2000年下半年鼓励生育人口政策无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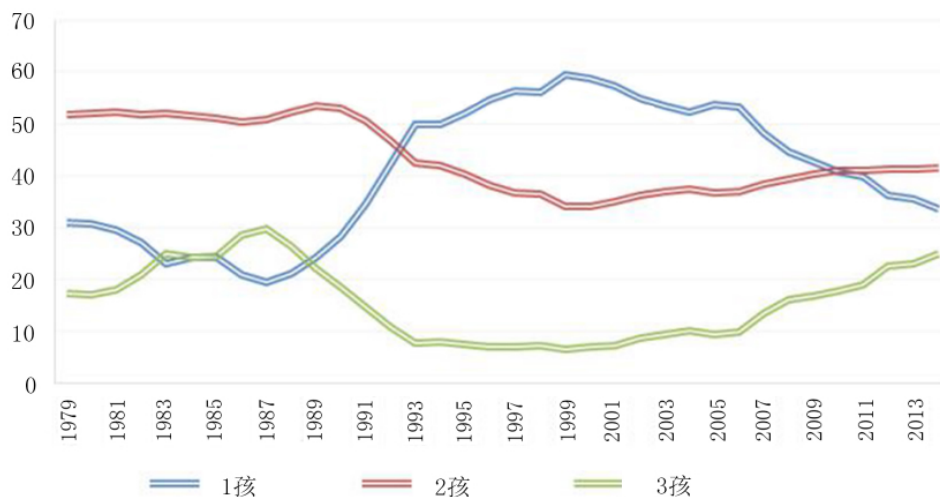


图8 1979—2014年俄罗斯50岁以下妇女各孩次比例(生育1个活婴以上的妇女)

数据来源:作者基于图7数据的计算(Расчеты автора на основе данных, приведенных на рисунке 7)。

四、实际代际生育率: 是否有理由保持乐观?

如上所述,俄罗斯人普遍认为,俄罗斯出生率迅速增长。这种观点意味着,2006年国家采取的鼓励生育专项措施取得了积极效果。但很多人口学家并不认可政治家、官员和传媒大肆宣扬的乐观主义,认为虽然存在积极因素,但是俄罗斯未来出生率依旧不乐观。衡量生育水平变化的指标,即同龄妇女生育率的走向令人悲观。

显然,1970—1980年代出生女儿一辈的生育水平低于1950—1960年代出生母亲一辈的生育水平,这表明出生率下降的历史趋势仍在继续(图9)。另一方面,母女两辈生育水平逐渐接近,这表明个人和家庭内部生育转型调整已经完成,二孩家庭成为最普遍、最受欢迎的家庭模式。^①如果将世代间隔定为25—30年,^②1970—1980年代出生并且已经生育的俄罗斯人,要比1940—1950年出生的“母辈”平均少生育10%的孩子。20世纪前10年出生“祖母辈”则比19—20世纪之交的出生的“曾祖母辈”少生育一半的孩子(图10)。

下面详细分析俄罗斯妇女实际一代人生育水平的增长程度和稳定性,包括2014年的相关数据。

将同龄妇女孩次数据转化为同龄妇女数据并构建孩次递进比表可以获得实际一代人生育指标,这种表格与假定一代人表格类似。通过实际一代人表我们可以了解分年龄孩次家庭发展能力和生育特点(各孩次生育数,生育各孩次母亲的平均年龄,妇女在子女数上的分布等)。与假定一代人指标不同的是,实际一代人指标的特点是最大程度避免不同代际出生时间变化的影响。问题是评价组群生育水平和家庭发展能力时,生育期并未结束。

^① Демографическая модернизация России, 1900—2000 (2006) /Под ред. А. Г. Вишневого. М.: Нов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608 с. 153—175.

^② 人口学的世代长度为父辈和子辈之间的时间间隔。如果忽略在育龄去世的女性,那么在生育女儿时母亲的平均年龄为25—30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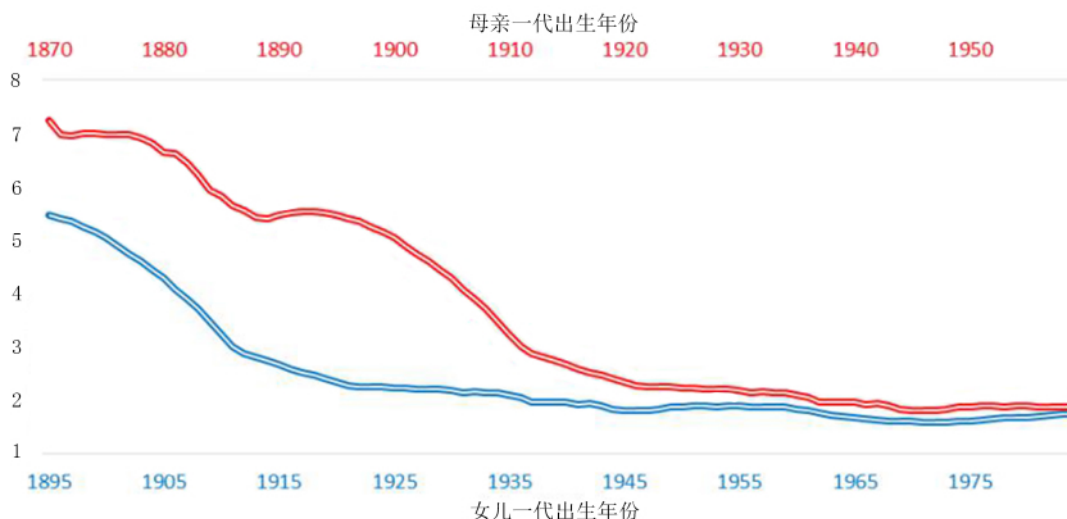


图9 1870—1960年“母亲”一代和1895—1985年“女儿”一代每名妇女生育总数

数据来源：作者基于总生育率历史走向的估计（Оценки, полученные автором в результате реконструкции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динамических рядов показателей итоговой рождаемост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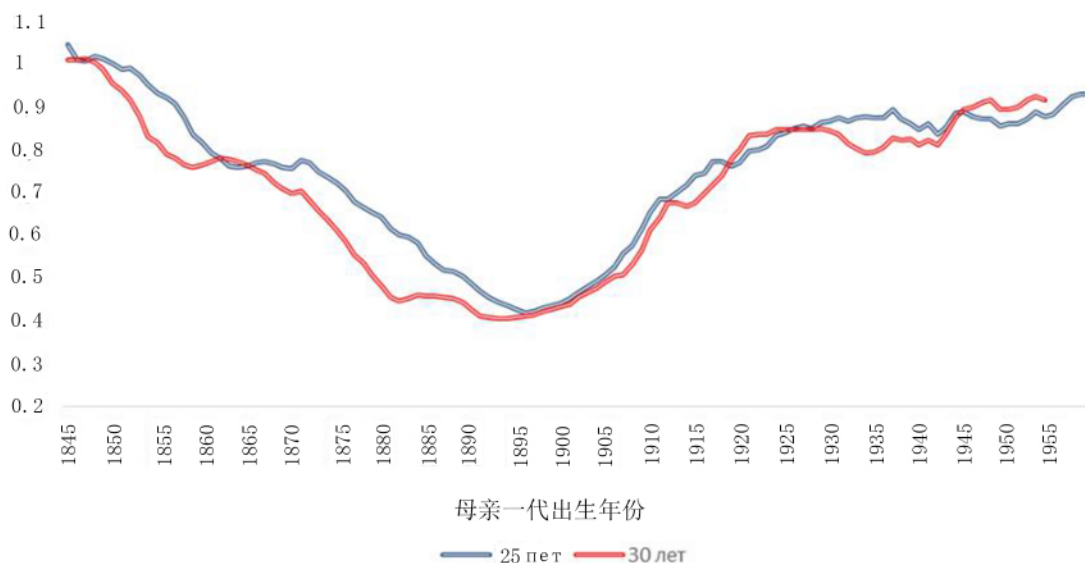


图10 俄罗斯世代间隔25、30年条件下“女儿”一代与“母亲”一代生育数之比

数据来源：作者基于总生育率历史走向的估计（Оценки, полученные автором в результате реконструкции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динамических рядов показателей итоговой рождаемости）。

在1959—2014年分年龄生育率基础上整理出1940—1990年代出生的20、25、30、35、40及50岁妇女累计生育率，如果一直累计到妇女生育期结束（50岁），即为总和生育率。如图11所示。1980年代中期出生的25岁妇女的累计生育率比1960年代下半期低40%（平均每名妇女分别为0.6和1.0）。

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出生的妇女在2015年时已满30岁、35岁，她们的累计生育率恢复稳定增长。同时这几代人的累计生育率比1960年代出生的人低20%—30%：1979年30岁组群每名妇女累计生育率为1.08，1960年该数据为1.60；35岁组群相应数据分别为1.44和1.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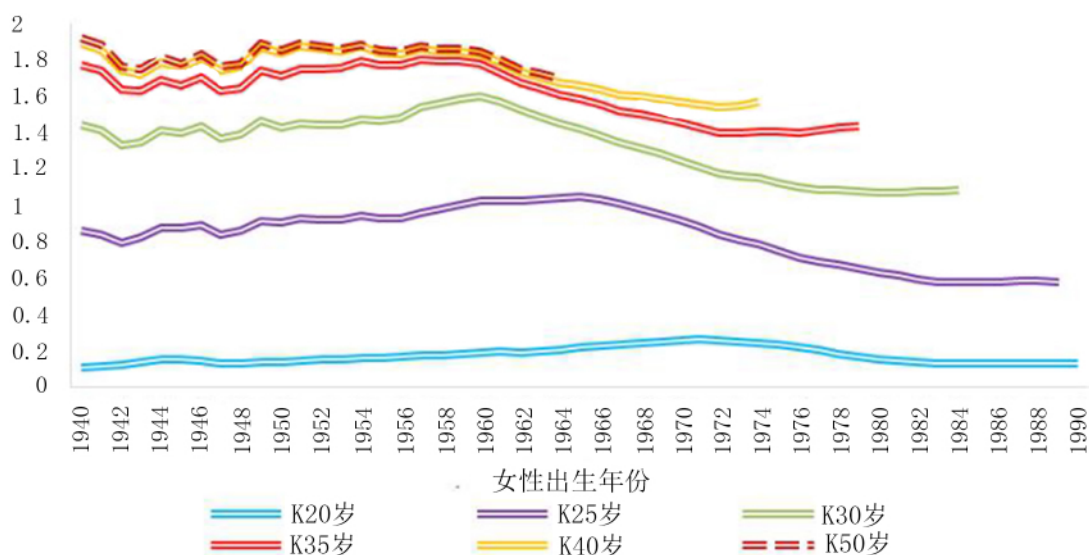


图11 俄罗斯1940—1990年代出生的20、25、30、35、40及50岁妇女累计生育率，每名妇女的生育数
数据来源：作者基于俄罗斯统计局未公布数据及2016年人类生育数据库的计算（Расчеты автора на основе [HFD 2016] и неопубликованных данных Росстата）。

40岁妇女累计生育率与其总生育率相近，1950年代末—1970年代初出生妇女的累计生育率持续下降，近几年增长较快。1974年累计生育率最低，为1.57，比1940年代末—1950年代初出生妇女的累计生育率低0.2。

1980年代出生妇女的总生育率能否达到1950—1960年代的水平（平均每名妇女1.8—1.9）？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甚至每名妇女1.7的生育水平都是上限（参见图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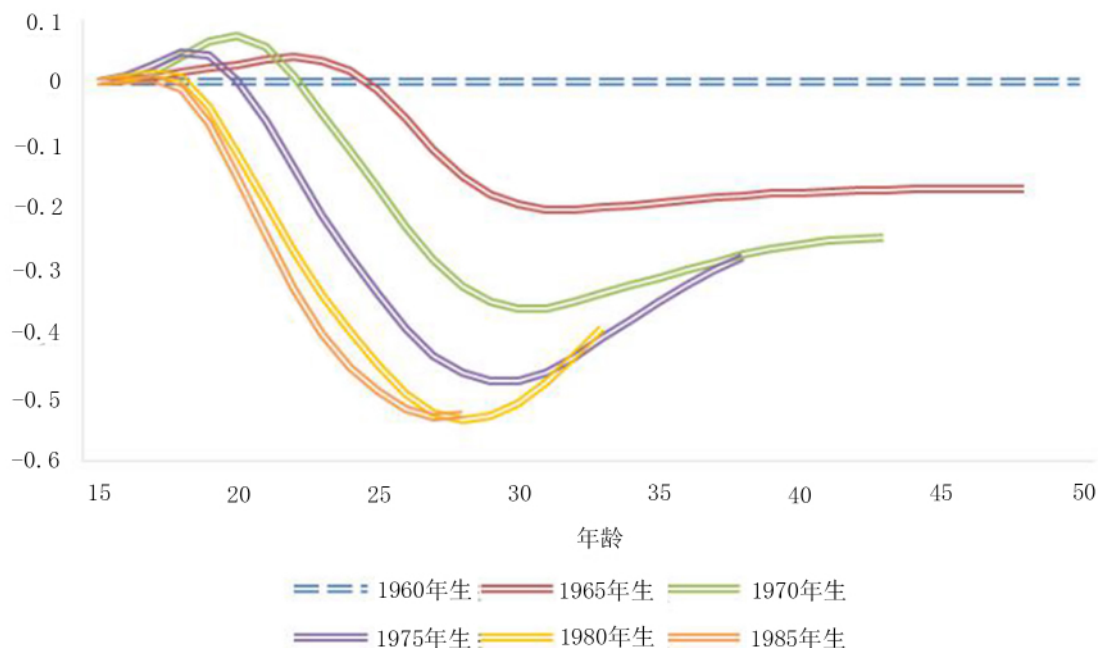


图12 1965、1970、1975、1980、1985年出生妇女分年龄累计生育率与1960年代一代人的对比
数据来源：作者基于俄罗斯统计局未公布数据及2016年人类生育数据库的计算（Расчеты автора на основе [HFD 2016] и неопубликованных данных Росстата）。

1980年代出生妇女的预期总和生育率为1.6，如果继续保持近10年的趋势，平均每名妇女的生育率还要更高。这意味着俄罗斯出生率多年下降的趋势和家庭子女减少的势头得到遏制，但还不足以保证更替水平。孩子一辈的数量接近父母一辈数量的预期尚不实际。1990年代出生妇女能否达到这个水平也不确定，这代人中大部分未达到生育旺盛期。

通过分析实际一代人生育孩次数据生育率表可以对分年龄累计孩次递进比进行评估。这些指标本质上类似于上文的假定一代人生育率表，是生育子女数*i*妇女与生育子女数*i-1*妇女的比例：生育1孩妇女与生育0孩妇女之比，生育2孩妇女与生育1孩妇女之比。但是如果在假定一代人条件下我们将家庭发展能力视作维持生育水平的预期指标，对于某个年龄组的实际一代人来说，该年龄组家庭发展能力反映的是生育下一孩次的可能。因此，生育0次妇女的家庭发展能力（PPR0→1）指的是某年龄组生育1孩妇女的比例（图13）。50岁的累计指标可以评估出终身无子女妇女的比例。比如，1960年代出生妇女已完成整个生育史，生育1孩妇女的比例为0.95，5%的妇女终身未育（只计算活婴数）。1970年代出生的妇女已过40岁，预期指标为0.92（约8%为终身未育）。1979年出生妇女在2015年时已过35岁，这些人的一孩递进比为0.83，这表明俄罗斯生育0次妇女的比例持续增大。35岁妇女的指标低于50岁妇女的指标，1970年代下半期出生妇女终身未育的比例为12—14%。C. C. 彼柳科娃和A. O. 滕吉科在2010年人口登记数据基础上运用卡普兰·迈耶方法（kaplan-meier）构建生存曲线后，也对上述终身未育妇女的比例作出了相似预测。^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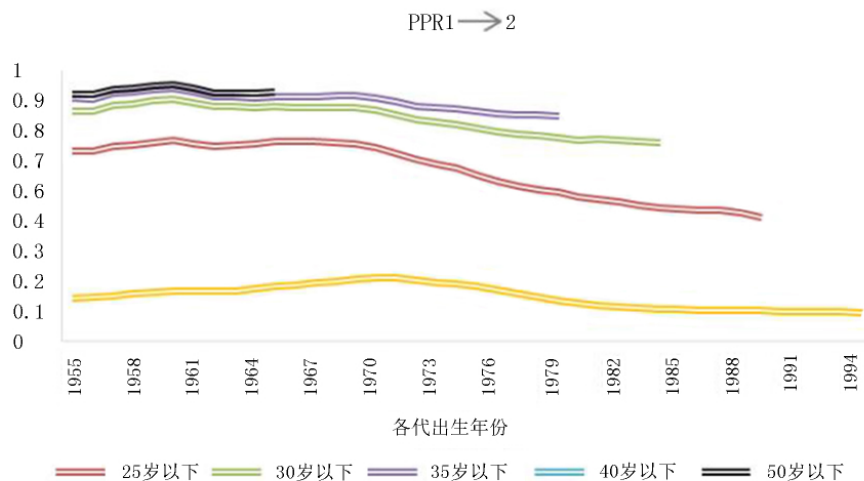


图13 一孩递进比 (最后一项数据指标为2014年), 俄罗斯1955—1994年出生的妇女

数据来源: 作者基于俄罗斯统计局未公布数据及2016年人类生育数据库的计算 (Расчеты автора на основе [HFD 2016] и неопубликованных данных Росстата)。

在15年生育活动期间内，俄罗斯未育妇女数量增加了1倍。国家鼓励生育政策并没有遏制终身未育妇女增多的势头。在终身未育妇女比例迅速增加的情况下，不管多么积极实施鼓励生育二孩的政策，都不可能达到保证世代更替的程度。二孩和三孩（图14、15）的增多不足以弥补一孩大幅下降造成的影响。

^① S. S. Biryukova, A. O. Tyndik, "Prevalence and Determinants of Childlessness in Russia and Moscow," *Genus*, Vol. 71, No. 1, 2015, pp. 1-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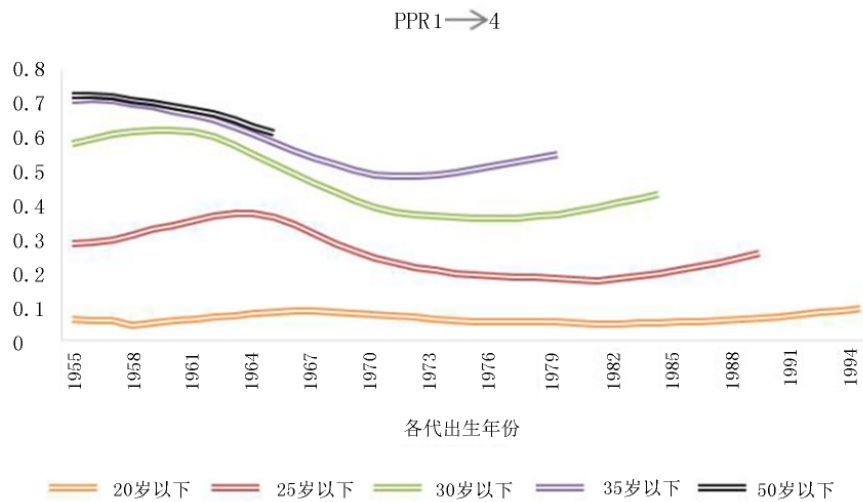


图14 二孩递进比 (最后一项数据指标为2014年), 俄罗斯1955—1990年出生的妇女

数据来源: 作者基于俄罗斯统计局未公布数据及2016年人类生育数据库的计算 (Расчеты автора на основе [HFD 2016] и неопубликованных данных Росстат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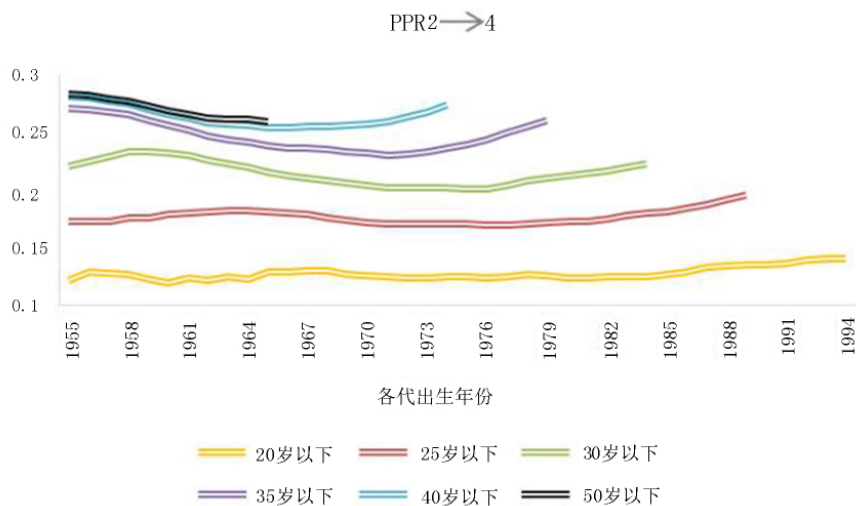


图15 三孩递进比 (最后一项数据指标为2012年), 俄罗斯1955—1990年出生的妇女

数据来源: 作者基于俄罗斯统计局未公布数据及2016年人类生育数据库的计算 (Расчеты автора на основе [HFD 2016] и неопубликованных данных Росстата)。

2007年以后实施的人口政策,可能对二孩和三孩产生了积极影响。该政策作为“二孩”政策对三孩(图15)也产生了同样积极的影响,甚至生育四孩及以上年轻化现象加剧(图16)。

在生育一孩、二孩的30岁组群中1984年出生的同批人占43%(该族群最年轻的部分)。与1976年出生同批人的最低指标相比,35岁年龄组增长了7%,其中最年轻的部分占55%(1979年出生同批人),较49%的历史最低值(1971年出生同批人)增加6%。30岁组群中最年轻部分生育三孩的占18%,较历史最低值高3%。35岁组群中最年轻部分生育三孩占24%,较最低值高5%。第三孩次递进比已经达到了1950年代出生同批人创造的历史最高值,1980年代积极的人口政策刺激了这一代人的生育积极性。同时,第二孩次递进比远未达到1950—1960年代出生同批人在1980年代的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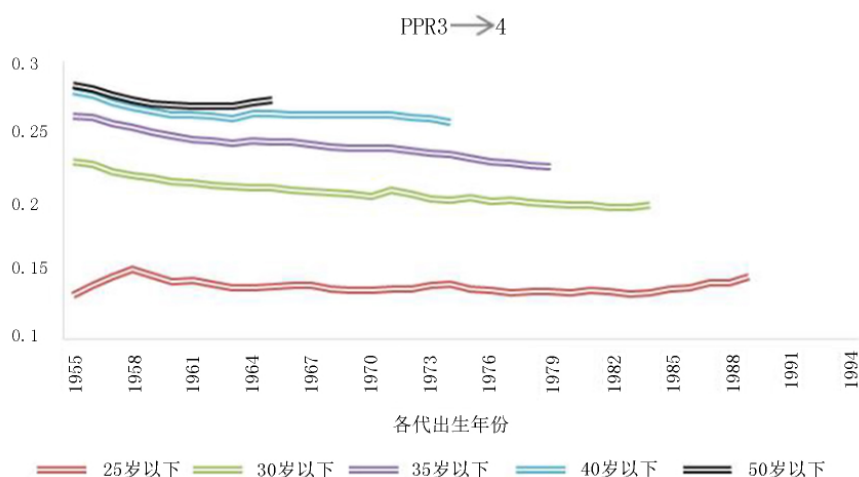


图 16 四孩递进比 (最后一项数据指标为 2012 年), 俄罗斯 1955—1990 年出生的妇女

数据来源: 作者基于俄罗斯统计局未公布数据及 2016 年人类生育数据库的计算 (Расчеты автора на основе [HFD 2016] и неопубликованных данных Росстата)。

很难将俄罗斯三孩的大幅增长仅仅归功于官方着重宣传的物质激励。^① 研究者更多关注其他影响因素。如笔者以前论述的一样,^② 应在人口分析框架之外进行解释, 比如俄罗斯的社会—经济、地区及民族多样性。当然, 也不排除俄罗斯移民吸引力加剧了俄罗斯人口的社会文化多样性, 包括生育策略。同时应该注意到, 生育多孩的趋势与 1980 年代俄罗斯的情形类似, 当时实施了新的家庭政策, 组建家庭速度加快, 二孩和三孩增多, 但是并没有使总和生育率大幅增高。1980 年代生育现象可能再现, 也可能是另一种画面。

如果对每代育龄妇女的子女数进行统计并获得预期生育子女数, 那么就可以预测实际一代人的总生育率。国际通用的方法是将每代女性生育的子女数和每代女性在达到相同年龄时的预期平均生育数相加。这种方法对妇女的统计时间为 15 年, 总生育率估值完全是预期值,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完全假定值。世代间隔越长, “预期” 成分就越小, 实际生育率在总生育率中的比重就越大。

如果以每年一组对分年龄组生育率进行定期评估, 那么就可以了解 “实际” 总生育率和 “预期” 总生育率变化趋势, 然后获得总和生育率变化趋势。近几十年发达国家和俄罗斯 25 岁以上和 35 岁以上妇女的生育率提高, 不仅最年轻群体的生育水平提高, 而且晚育的贡献度也越来越大。

俄罗斯国家研究型高等经济大学人口学研究所 “俄罗斯人口” 报告指出了俄罗斯各代人口年度预期总生育率。^③

通过对 1999 年以来 (总和生育率历史最低值) 和 2014 年生育数据对比分析, 我们可以获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代人总生育率的评估指标 (表 10)。此外, 为了评估 2006 年之后生育率的贡献 (也就是新人口政策实施后), 表格中列举了 2006 年预期总生育率估值。

① 比如, 俄罗斯联邦 50 多个州对 3 岁以下的三孩及以上支付最低生活专项津贴的积极效果经常见诸媒体, 上述 50 多个地区的总和生育率低于全俄平均水平或者人口自然消减和移民消减水平 (该项措施实施依据是 2012 年 5 月 7 日俄罗斯联邦总统 №606 《俄罗斯联邦实施人口政策措施》命令, 2012 年 10 月 31 日 №1112 号政府决定作出调整并批准)。津贴规模: 2014 年由坦波夫州的 4800 卢布到勘察加边疆的 13700 卢布波动。但是 2013 年之前很长时间开始的三孩增长趋势无论如何也和 2013 年实施的该项政策相关。

② Население России 2012 (2014) . Двадцатый ежегодный дем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доклад / Отв. ред. А. Г. Вишневский. М.: Изд. дом Высшей школы экономики. 144–147.

③ Население России 2002 (2004) . Десятый ежегодный дем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доклад / Отв. ред. А. Г. Вишневский.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КДУ. 224 с. 55.

表10 俄罗斯1955—1989年出生妇女实际一代人的实际生育率及预期生育率

妇女出生年份	生育总数		以2014年数据为基础评估			1999年和2013年评估差别	2006年和2013年评估差别
	以1999年数据为基础评估	以2006年数据为基础评估	2015年每名妇女实际生育数	预期生育数	生育总数		
1955—1959	1.88	1.88	1.88	0.00	1.88	0.00	0.00
1960—1964	1.75	1.76	1.76	0.00	1.76	0.01	0.00
1965—1969	1.58	1.63	1.64	0.00	1.64	0.06	0.01
1970—1974	1.40	1.52	1.58	0.02	1.60	0.20	0.08
1975—1979	1.23	1.43	1.52	0.12	1.64	0.41	0.21
1980—1984	1.16	1.33	1.30	0.42	1.72	0.56	0.39
1985—1989	—	—	0.86	0.90	1.76	—	—

数据来源: 作者基于俄罗斯统计局未公布数据: 1979, 1989年人口调查(同龄妇女在生育孩子数上的分布)和1979—2014年分年龄生育率数据的计算(Расчеты автора, основанные на неопубликованных данных Росстата: переписей населения 1979, 1989 г. (распределений женщин по числу рожденных детей для однолетних возрастных групп) и возрастных коэффициентах рождаемости для однолетних возрастных групп в 1979—2014 гг.)。

显然, 1950年代下半期出生妇女群体的总生育率没有变化(每名女性1.88个孩子), 这些妇女在2000年代上半期已经处于育龄末期, 2010年时育龄期已过。1960年代上半期出生一代人的指标略有变化, 分别为1.76和1.75, 提高了0.01。1960年代下半期出生妇女的生育率近10年增长明显: 总生育率超过1.6(1.64, 1999年为1.58)。2007—2014年出生数增长不明显, 每名女性增加了0.01个孩子。

1970年代出生组群的预期生育率指标变化更加明显, 与2000年以前的实际累计生育率和预期生育率相比, 每名妇女增加了0.2—0.4个孩子。仅在2007年上述组群的总生育率就增加了0.03—0.07, 2007—2014年增加了0.1—0.2。因此, 如果30岁以上妇女的生育率继续增长, 那么就需要1970年代出生妇女平均生育1.62个孩子。遗憾的是, 这几代妇女已经达到或超过40岁, 已经没有机会。毫无疑问, 1970年代妇女的总生育率将比以前各代都低。

1980年代出生的女性在育龄结束时生育率可能比1970年代出生妇女高。考虑到1980年代出生妇女的生育趋势, 每名妇女可能生育1.75个孩子。如果预测成为现实, 那么就意味着俄罗斯出生率长期下降的趋势得到遏制, 甚至有望恢复增长。俄罗斯的预期代际和实际代际生育率指标与欧洲相似。

因此, 从2014年25岁和2015年25岁以上分年龄生育率数据来看, 有充分理由认为, 俄罗斯实际代际总生育率最低维持在1.7—1.8的水平。

为了对数据进行验证, 我们对已满25岁妇女的总和生育率进行评估。考虑到如今俄罗斯生育率的年龄模式, 25岁以上的妇女达到或已经超过生育旺盛期。

我们以实际代际孩次递进比年龄外推法为基础, 参照不在假定代际生育旺盛期的各孩次年龄下降速度模型, 用假定代际曲线描述25岁以上妇女生育各孩次的变化速度(图17)。

通过对比三年一组的不同生育率水平和年龄模式(图17), 可以发现孩次递进比的年龄曲线十分稳定: 1988—1990年(苏联晚期较高的生育率和生育年轻化模型), 1998—2000年(生育率的历史最低值时期及生育年龄模型转型初期), 2012—2014年(生育密度提高初期及老龄化加速阶段), 可以认为, 近10年生育孩次的年龄模型原则上没有变化。

2012—2014年曲线修匀后(MS Excel提供的修匀标准功能), 实际上是对上述三年期限年均曲线近似求值(R^2 -第一次生育为0.95, 第二次生育及以上为0.99)。这种方法可以构建完整的生育率表, 进而对各孩次家庭发展能力、各孩次平均生育年龄、生育间隔等重要数据进行预评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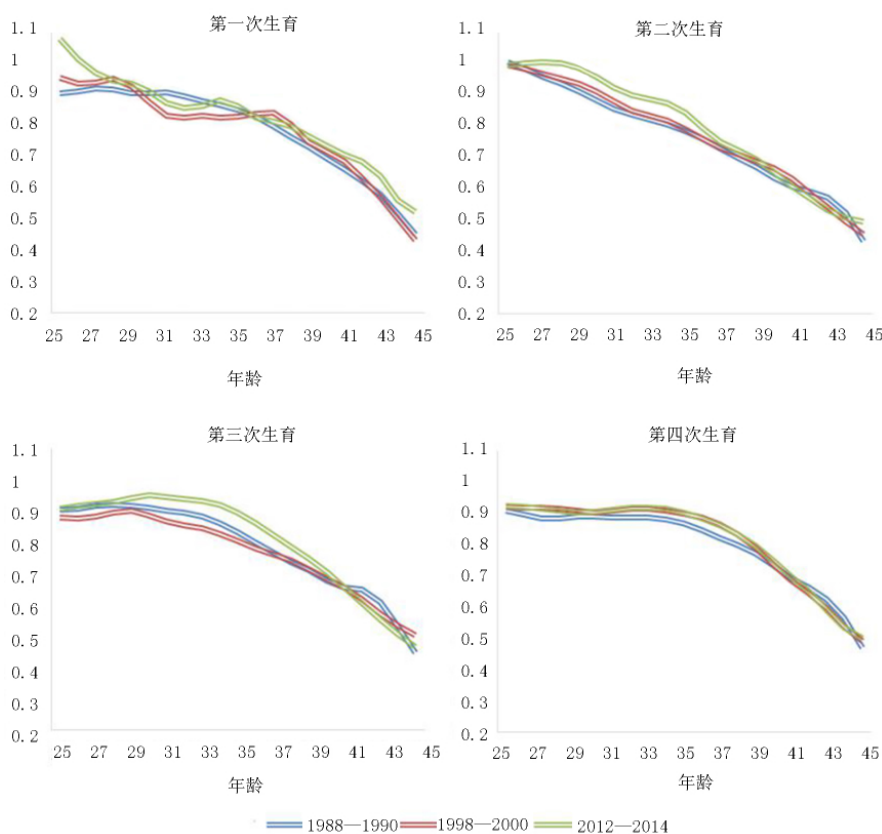


图 17 年龄间隔 25—45 岁一孩、二孩、三孩、四孩递进比下降速度

数据来源: 作者基于俄罗斯统计局未公布数据的计算 (Расчеты автора на основе неопубликованных данных Росстат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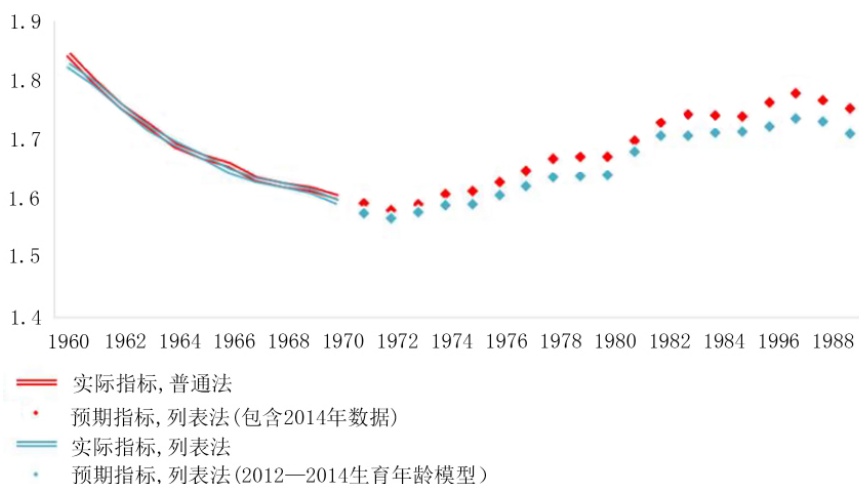


图 18 俄罗斯每 1000 名 1969—1989 年代出生妇女总生育率实际及预期变化 (不同方法计算)

数据来源: 作者的计算。

图 18 通过孩次递进比年龄曲线模型并运用最传统的评估方法 (分年龄生育率数据截至 2014 年) 对 1968—1988 年出生妇女的总生育率变化进行了预测。两种总生育率预期评估方法都部分利用了假定一代人生育率数据并得到了相似的结果, 但是第二种方法更加精确, 得出的评估也更加中肯。

对比实际一代人生育率预期变化结构, 我们就会得出以下结论: 俄罗斯可能已经过了生育率的历

史最低点,即1970年代出生同批人每名妇女平均生育不到1.6个孩子。考虑到近几年孩次结构和水平变化,1970年代末出生同批人的总生育率比以前略高。1980年代出生的妇女生育率将会缓慢增长,最终每名妇女大约生育1.7—1.75个孩子。

五、俄罗斯人口再生产预测

近10年出生率的增长使人们对俄罗斯的人口再生产形势保持乐观,但不应夸大近15年特别是近7年取得的成绩。生育积极性短期高涨后可能出现回落,人口继续增长潜力消失,人们在有利的环境下提前生育并且缩短生育间隔。因此,我们基于当前形势作出足够保守的预测,可能看起来仍过于乐观。

表11 1958—2014年俄罗斯净再生产率

年份	每名妇女的平均子女数	女婴数(粗人口再生产率)	母亲平均年龄	女婴活到母亲平均年龄的概率	净人口再生产率	人口真正自然增长率(每千人*)
1958—1959	2.62	1.28	27.8	0.93	1.19	+6.0
1964—1965	2.14	1.05	27.6	0.93	0.97	-1.1
1968—1969	1.97	1.00	27.2	0.96	0.96	-1.5
1974—1975	1.99	0.97	26.4	0.96	0.93	-2.7
1978—1979	1.90	0.92	25.9	0.96	0.88	-4.9
1984—1985	2.06	1.00	25.8	0.97	0.96	-1.4
1988—1989	2.07	1.01	25.7	0.97	0.98	-0.8
1994—1995	1.37	0.66	24.7	0.97	0.64	-17.8
1998—1999	1.20	0.58	25.5	0.97	0.56	-22.4
2004—2005	1.31	0.64	26.6	0.97	0.62	-18.6
2008—2009	1.52	0.74	27.3	0.98	0.72	-12.1
2000	1.19	0.58	25.8	0.97	0.56	-22.2
2001	1.22	0.59	25.9	0.97	0.58	-21.1
2002	1.29	0.62	26.1	0.97	0.61	-19.1
2003	1.32	0.64	26.3	0.97	0.62	-18.1
2004	1.34	0.65	26.4	0.97	0.63	-17.3
2005	1.29	0.63	26.5	0.97	0.61	-18.6
2006	1.30	0.63	26.6	0.97	0.62	-18.2
2007	1.42	0.69	27.0	0.98	0.67	-14.9
2008	1.50	0.73	27.2	0.98	0.71	-12.5
2009	1.54	0.75	27.4	0.98	0.73	-11.4
2010	1.57	0.76	27.7	0.98	0.74	-10.4
2011	1.58	0.77	27.7	0.98	0.75	-10.3
2012	1.69	0.82	27.9	0.98	0.80	-7.9
2013	1.71	0.83	28.0	0.98	0.81	-7.4
2014	1.75	0.85	28.1	0.98	0.83	-6.4

数据来源:俄罗斯统计局公布、未公布数据,作者基于同龄妇女死亡率和出生率的计算(Опубликованные и неопубликованные данные Росстата, а также расчеты автора на основе общих таблиц рождаемости, построенных с учетом смертности для однолетних возрастных групп женщин)。

说明:*人口真正自然增长率计算公式为: $\gamma = \ln R_0 / T$, R_0 为净再生产率; T 为世代长度或者假定一代人中母亲一代和女儿一代间隔的平均年数。世代长度通常是指母亲生育能接替自己生育职能女婴的平均年龄。在当前出生率和死亡率年龄模式状态下,是否计算死亡率对世代长度与生育子女时母亲的平均年龄影响不大。据估计,2014年俄罗斯的世代长度为28.09岁,不计死亡率情况下母亲平均年龄为28.12岁。

在分析出生率时,从保证世代更替对人口再生产影响的角度进行评估更有意义。人口再生产不仅取决于出生率,还取决于死亡率,二者必须兼顾。通常使用净人口再生产率这一指标,即扣除那些没有活到母亲生育她们时的年龄就死去的那一部分,它反映的不是一般死亡率,而是从出生到育龄结束

妇女的死亡率(女性育龄的上限通常为50岁或55岁)。在现代条件下世代更替的主要因素是出生率,因为俄罗斯女童、女青年的死亡率在很久之前就降到了足够低的水平,这一部分女性死亡率的进一步降低不会对人口再生产产生根本影响。表11列举了俄罗斯净人口再生产率的主要要素,也证明了这一点。

俄罗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生育率低于简单世代更替的国家之一。1964年净人口再生产率只低于匈牙利、拉脱维亚、罗马尼亚、日本。1968年时净人口再生产率只高于乌克兰、拉脱维亚和捷克。

世界形势很快发生变化。所有发达国家都面临着生育率下降的趋势,1980年代实际生育水平都低于简单世代更替指标。2011—2014年没有一个发达国家能够达到简单世代更替水平。^①最接近简单再生产的是爱尔兰、冰岛、新西兰、法国,净人口再生产率为0.95—0.99。南欧、东欧、中欧、东亚、俄罗斯等国家,人口再生产水平远未达到简单世代更替程度。

2014年俄罗斯的净人口再生产率(计算死亡率后为0.83)表明,目前的生育水平仅能保障83%的世代更替。如果近20年出生率和死亡率不变,以后每一代女儿数都比以前减少17%。在现有人口再生产模式不变情况下,年自然增长率为每1000人减少6.4(所谓的人口真正自然增长率,不受年龄结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不考虑移民因素,国家人口数量将每年减少0.64%(表11)。

2014年俄罗斯人口实际自然增长率为0.2‰,增长幅度很小(城市地区每千人0.4,农村地区每千人0.0)。导致人口实际自然增长率和人口真正自然增长率差异的原因是,俄罗斯实际人口年龄结构并不是稳定的人口模型结构。在当今俄罗斯人口年龄结构形势下,人口不会迅速减少。如果世代更替水平长期维持现状,那么人口实际自然增长率就会接近人口真正自然增长率,这意味着城市和农村人口自然消减加剧。2007—2014年假定代际和1999年以来的生育率大幅增长对假定代际人口再生产间隔指标产生积极影响。俄罗斯走出人口再生产的低谷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俄罗斯死亡率还可以进一步降低,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女童和育龄妇女死亡率差别不大,所以死亡率对人口再生产指标影响不大。俄罗斯有98%的女婴能够活到母亲的平均年龄,世界最好指标是99%。如果2014年出生的女婴都能够存活并且生育,那么现有的生育率水平也仅仅是净再生产率提高至粗再生产率的程度(也就是从0.83提升到0.85)。人口再生产形势的根本好转只能通过提高现有人口和移民的生育率解决,移民人口的生育率可能高于俄罗斯人的生育率。

移民对人口结构的影响不仅仅是提高生育率。^②大多数移民都是年轻人,这不仅有利于改善人口年龄结构,还有利于提高结婚率和生育率,延缓向人口负增长转变的进程。目前,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大多数发达国家都面临着出生率持续低于死亡率的巨大威胁,从1970年代开始,这些国家的净人口再生产率低于1并且人口真正自然再增长率低于0。

译者:张广翔,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教授,研究方向:俄国经济史及社会史;王昱睿,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研究生,专业方向:俄国史。

责任编辑:王永平

^① 以色列情况特殊,按照经济发展程度以色列属于发达国家。由于特殊的历史和社会文化条件,以色列长期保持非常高的生育率,平均每名妇女生育3个以上孩子,这保证净人口再生产率达到了1.4以上。

^② 俄罗斯移民和非移民生育率水平的区别参见:Бирюкова С. С. (2012).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оценки вклада мигрантов в рождаемость и смертность на основе данных текущей статистики населения в России//SPERO. Социальная политика: экспертиза, рекомендации, обзоры. 6: 79-94.